

潮头拾贝 |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 (四川)孙其安

道

从青羊宫出来
天就暗了
那只羊子望向的天空已
万里无云

这就是道的容颜
和正在开放的红叶李一样的
细小的容颜
和转弯之后就消失了的公交车一样
让时间在站台上成为
等待的容颜

从青羊宫之前
你见过的羊子都是追着青草跑大的
从青羊宫出来
你才知道 那只望向天空的羊子
是多么的安静

一位老者在河边的长凳上睡着了

没有风
柳树的枝条上除了刚爆出不久的新绿
也静得快睡着了

这是午后
清水河不疾不徐地往市区流去
几只白鹭栖息在树枝上
它们的白让伸向河中的树枝染上了某种
迷思的神韵

远远地
我看见一位老者
斜靠在一处长凳上睡着了
河水无声
正荡漾着他的睡意

春天了
万物都在生长
他的睡
是一次短暂的叫停?
还是最美的花朵
唯有在梦中才能绽放?

原样复制

当你走过一段又一段山路之后
回过头来再看
所谓来时路 早已不再
而尾随过你的那些风那些云
便都有了新的去处

每当夜深人静
你试图原样复制某次邂逅带来的惊喜
让这些走去了的人或者事物
一下子全都复活过来
而夜色阑珊处
却总有一些突然穿出的声音
让你的回忆清零

又比如
你和饱读诗书的朋友谈及电影的虚构
谈及《原样复制》的可能性
影片却定格于男主角空洞的眼神
来消解床上 那急切的期待
所以 无知
让深度的睡眠成为了可能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她留下的那个空间还在
车 让那个空间
穿过了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

她在的时候
她赋予那个空间以必要的意义
当她的视线和你的视线逆向重合的那一瞬
车 戛然而止

她就是那个下车的人
在地下车以后
车 带着那个空间
继续穿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在地下车之前
那个空间是呼吸的天堂
除了芬芳
时间都退到了窗外成为倒影

那个下车的人很快就消失了
同她一起消失的
不是存在也不是虚无
这未知的消失正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它让语言从她消失的地方
开始了野蛮的生长

余晖

太阳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到西山了
它撕开乌云厚重的皮肤
露出了几道血红

这突然的照耀
让正在飞行的小鸟闪了一下翅膀
它仿佛一团细小的火焰
轻轻落在了枯叶婆婆的枝头上

当满树的叶子快要点燃的时候
一阵寒风吹过来
仿佛嘭的一下把大门关上了一样
太阳就消失了

不一会儿
树林也慢慢消失了
唯有那些小鸟还在黑暗中不时发出
一些悦耳的叫声

唯有回忆让我们年轻

四十五年

足以让一个少年的头发一根一根地
掉成光头
如果这还不够
请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镜子
一对深陷的眼窝
是不是比当年的饥饿还要空洞?

当再次相聚的一刻
四十五年
又仿佛成了一张薄薄的白纸
在大家的谈笑中
化于无形

而回忆
让我们再一次年轻
就像远景楼
在东坡湖里的倒影一样
风吹一次
影子就晃动一次

夜的脚步声

■ (广东)黄药师

脚步声从楼道尽头传过来
她一点坐立不安
她一声,踩成了她的心跳

她讨厌一扇紧关的门
它总是分不清脚步声里是危险还是欣喜
她同样讨厌自己的丈夫
他总说应酬半夜迟迟不归

她多么希望脚步声停下来
就像丈夫停下不耐烦的语气
就像孩子停下青春期的叛逆
就像自己停下生活中日常琐事

可有一次,脚步声真的停下来了
迟迟听不到钥匙转动的声音
她想开门探个究竟,又不敢开门
就这样与自己僵持了半生

空房子

走进空房子
就像走进长假后的第一天
明明有很多事干却不想干
明明有很多空间却安放不了身体
房子里厚厚的灰尘
以私密拒绝我靠近
我翻动房子的物品
试图抖落一些人一些事
可房子四面都是墙
我在其中
无法放时间进来,也无法逃逸

岸

总有一些人
喜欢坐在岸边
我怀疑他们并不是要等一艘船
他们只是想挤进一片海里
成为一个海螺,一个贝壳
压制内心的不安
我看到海水一次次涌过来
想带走什么
可终不及他们所处的高度

蝉鸣,声声入耳

■ (湖南)彭武定

蝉,千辛万苦地爬上
被夏风摇动不止的树枝
鸣叫声
把日子吵醒。树下空无一人

风,碰撞树枝的声音
试图掩盖,悬挂于树枝的蝉鸣
而蝉鸣声
早已沿着我的耳膜,进入我的血液
与骨髓

我的身体与思维,在梦里醒着
在漆黑的夜里
自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物体
无所想,也无所思

或许有所希冀,或许有所期盼
比如你的言语声,比如你的欢笑声
轻轻地,抚摸我的梦境
哪怕如夏风摇动树枝一样,让我在梦里的
身体和思维
晃动不止

蝉鸣依然,声声入耳
日子如初。而我依旧没有醒来
或者说
我一直无法醒来

杜鹃花开

我可以肯定,这一声声杜鹃鸟的鸣叫
来自于故乡的方向

身披蓑衣的父亲,一定又在田野里
将春天一遍遍翻耕
紧跟其后的母亲,又将种子和汗水
一同埋入泥土的深处

栖身于树林深处的杜鹃鸟
依旧不分白昼和黑夜的鸣叫,一声比一声
凄凉

我深信这漫山遍野绽放的杜鹃花
一夜之间被染红
与代代相传的“子规滴血”故事
有关

但我更坚信,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
染红这漫山遍野杜鹃花的
真实性

我仿佛置身于杜鹃花丛中
络绎不绝的赏花人
笑语盈盈
而我却泪水涟涟,与不久花会落无关

潮头品茗 |

我的灵魂在哪里?我时常这样问自己。直到走进坐落在南盘江畔的一个小山村,我才看到了自己漂流的灵魂。

一汪碧绿的河流从竹林深处流过,将一河水变成了静谧的默契。翠绿的竹林深处,幽静得让心跳的声音响如乐鼓。在幽深的竹林里,我似乎已经伫立成了一棵修长修长的竹,外直中空,虚怀若谷,骨节相连,节节挺进,素面朝天,清淡高雅,清峻坚韧,顶天立地。哦,原来在山村的宁静里,我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高雅虚心、有节刚直的谦谦君子。于是,萦绕在耳际的尘世喧嚣,淤塞在心灵的红尘浮躁,渐渐在幽静的竹林深处趋于平静。

这时候,我看到了自己漂流的灵魂,正在静谧的山村里,慢慢把渐渐平静的心境,变成岁月的宁静。

走进小山村的时候,是在的一个细雨纷飞的雨天。

浙浙沥沥的雨,洒在山村的竹林中,朦胧中带着几分飘渺,飘飘中杂夹着几分空灵,空灵中闪烁着几缕诗意,将山村衬托得更加宁静。

站在村后的山梁上眺望,远山已经淡如渗到画纸深处的墨渍,隐隐约约之中,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几笔淡淡的勾勒。薄薄的雾霭笼罩在远山之巅,不经意之间就把山与天融为一体。

近处的田地,空旷得可以容纳天地万物。弯弯曲曲的田埂,把一坡山地勾勒得柔美多情。

山脚的村庄里,老木屋时传出几声悠长的鸡鸣和几声响亮的狗吠。几缕柴火的青烟,从老木屋的屋山的板壁缝中飘出来,悠悠地漫过屋后的竹林,飘过山头与雾霭融为一体。老木屋旁边的老榕树,犹如一抹浓浓的墨绿色彩,叠加在远山淡淡的墨渍上,显得格外厚重。

一切的一切,都映衬了山村的宁静。站在浙浙沥沥雨中,遥望远山雾霭飘渺,近听竹林木屋里的鸡鸣狗吠,山村的宁静让人心净

(一)

曾寂寞千年,曾千年荒原。
我把心跳久久地放在一种期待里。我一头就撞开了你的胸膛,猝然跌倒在你的脚下。我们很累,水贪婪地注视着你,大平原啊!我的保姆。

(二)

从南到北,几千里的空宇,大雁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在花朵打开,人伦的绝唱里,中国北方,那个叫北大荒的地方,已悄然粉墨登场。

谁的一声吆喝,自浩瀚原野动情地滚过?
终于我找到了你。终于我来到了你的身旁,我向你汹涌而来,那波浪是我向你朝拜的姿势,那涛声是我对你呼唤的心音。我跋涉了千年寻找了千年迷茫的千年,我饥渴了千年痛苦了千年焦虑了千年,看我满眼忧伤满眼疲惫满眼渴望,看我满身尘埃满身创伤满身血污!

你收留我容纳我理解我吧,大平原!
你考验我磨砺我摔打我吧,大平原

(三)

潮头论剑 |



父爱如山诗中寻——读《爸爸谣》有感

■ (江苏)张新文

的历史阶段,在诗人童年的视野里,总是走不出那条如《故乡的苦楝子》般的困苦之路;“故乡的苦楝树安逸(不说话的)父亲长大,成为父亲秋天人世金黄,我们收获了一箩筐苦味浓浓的苦楝子”秋天,该是收获的季节,而农家收获的却是一箩筐的苦难,弦外之音: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负重前行,领着一家人过日子又是何其的艰难和不易啊!兴许,正是因为困苦的环境,父亲的躬耕前行在诗人懵懂的心灵里,种下了“父爱”的种子,只待岁月将父爱一点一点地积淀起来,而后,学会做人和感恩。这里的“父爱”是大父爱,即所有人的父爱;这里的“感恩”是大感恩,所有人的感恩,这也是诗人写父爱诗出《爸爸谣》的根本目的,给社会传递正能量,不辜负这个追梦的新时代。

所有文学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特别是诗歌的创作中,“灵感”的出现更是脱离不了生活。2018年,在一个大雪纷纷的上午,诗人漫步古都南京的秦淮河边,他发现一棵大树枯萎了,死亡意味着消失,人性的悲悯使他很伤心,几欲落泪……于是,诗人想到了天国里的父亲,“这么冷的天,爸——爸——你在哪?”泪水夺眶而出,再大的呼喊,也没了答应声,这就是“子欲孝亲不待”的终身憾事!正是这次的雪中行,成就一首诗《我在雪中默默流泪》:“……棉衣无济于事,无处相送(树不愿意老,失去位置/雪不能覆盖流水的声音/从高处往下走,失去温度的牵引/风吹散树上的积雪/将飘飘洒洒的苦涩送远/我在一棵老树前停留/让过往的记忆一点点覆盖”父亲的记忆刻骨铭心,日久弥新,雪,哪里会盖得住啊?这是

走进山村的宁静

■ (贵州)王洁云



如洗。

走进小山村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壁高高的悬崖。

悬崖中间的缝隙中,生长着一株株虬劲的树木。这些树木枝繁叶茂,生长得很坚强。那些虬龙一样的根,在悬崖中间的一个个缝隙里穿梭交错,从这个缝隙钻进去,从那个缝隙里钻出来,一根又一根,硬是从离地几丈高的悬崖中间一直生长到地面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不知道这些树已经生长了多少年,只知道这些生长在悬崖缝隙中的树让我的灵魂深受震撼。

人如树,树如人。即使成不了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也要始终保持坚强地活着的乐观。

走进山村的宁静,我深受震撼的灵魂,在宁静的心境中凝固成了一根坚硬刚直的支柱。

行走在山村的小路上,地上湿漉漉的石板,像一页页字迹模糊的古书,让人心生怜惜,不敢贸然踏踩。驻足细看,从这些曾经被无数人走过的石板里,我看到了自己灵魂的浅薄。是的,以敬畏的心态面对山村的宁静,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目光在山村里游荡,记忆像春天的阳光,细碎地洒在石板铺成的院坝上,铮铮有声。

大平原,我的保姆

■ (黑龙江)毕诗春

大平原啊,我的保姆,你喂养了一切。
包括上帝和时间,谁在大平原的大风雪中止步?谁又在苦寒中挥霍着泪水?

一场暴风雪来的时候,大平原归隐于一种神圣的浩洁里,大静入空。

背靠黑土的是我苦乐的父老乡亲。划开尘世的一场大雪,那位独立寒秋的诗人们,曾写下过与世无争的诗篇。在木鱼敲走的岁月里,我还累,读懂了一步,平原颂辞。

此刻,12月的雪鸟,在深冬的阳光中祥和而居……

(四)

许多年前的梦想,已经遇到吉祥的经典:机器文化以及上层建筑,从青苗的根部攀援上升,在北方在大平原的深处,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潮水不经意地打开经济的铁门一扇又一扇,电脑键盘上的嗒嗒声,被春风从

觅食的公鸡,寻声而跃,将刚从石板上溅飞的笑声捉住,放到盛食的木槽,与饲料一起拌和均匀,然后慢慢地啄食。在公鸡笃笃笃的啄食声中,远去的时光,远去的岁月,远去的童年欢笑,在石块铺成的院坝里铮铮回响。

这是我在一栋老木屋前见到的情景。

在我眼里,这栋老木屋就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在山村里屹立成了一个久远得长满了苔藓的故事。站立在老木屋前,时光仿佛回到远古。远看老木屋,他朴拙得像一位头戴草帽身披蓑衣挽着裤脚抽着喇叭烟正坐在路边树下眺望远方布依汉子。近看老木屋,他苍老得像一位包着青色土布帽子身穿青色土布长衫喝着醇茶坐在社坛前的石墩上讲述寨子的远古传说的布衣老人。在老人讲述的故事里,福祿寿贵善、仁义礼智信、生老病苦死等人生教化,被演绎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远古传说,成为流淌在寨里的涓涓河沟,让田土吸纳灵性,让庄稼结满聪慧,让民众变得睿智。走进老木屋,就是走进布依山寨悠久的历史。

从山村的宁静里流淌出来的,没有童话,只有生活的记忆。

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在小山村行走了很久。当我从想象的酒醉中回过神来,才蓦然发现,那些浙浙沥沥的雨,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歇了。

离开小山村的时候,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钻出来,把一缕缕柔和的阳光洒在山村里。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水气,慢慢地从竹林间、树梢上悠悠升腾起来,渐渐与山头的云霞连成一片。

一抹奇特的云霞,把村头的天空装扮得壮观无比,像神龙飞过山头时散落的鳞片,像神龙喷吐的真气凝结时的形状,像山脉的灵气与真龙相遇时腾起的祥云,给人无限遐想。

山头上的太阳,把背光的山脉变成一抹浓墨痕印。黑漆漆的一脉山脊,将刚从云层里露脸的太阳映衬得金光闪亮。鳞片似的云霞,在山头上融金的光晕里,也变得金光闪烁。

小山村变得更加宁静了。

打开的窗子动情地送出,这是时代的圣乐,比王昭君的琵琶声动人心魄。收敛的天空,光明的灯盏,正悄悄地照亮人间,大平原啊,我的保姆,此刻,你可以安详地睡去……

只是北方大平原的花期短暂,四合的雪色困围了梦境。穿过中国北方人民古典式的村庄,寻觅春天的地址,而这里春天的地址很不详细,只记得滞滞暗哑的江河和土地,只是记得镰刀和斧头抵达旗帜的道路是那么艰辛,只记得北极星,从高处擦亮大平原的眼睛,擦亮中国的眼睛,擦亮世界的眼睛……

(五)

大平原啊,我的保姆!
以你一千年的孤独,接受我的汹涌吧!
以你一万年的沉默,接受我的热烈吧!
你不必跪立为岸,你不必匍匐为滩,你不必悸动如风,你不必挥泪如雨。当我向你飞奔而来,我就是你的骨肉和血液,当我向你滚滚而来,我就是你的太阳你的月亮你的天空你的四季。你的身影,每日每夜映在我的心上,沉思的前额,每分每秒都刻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我生命的终点,你就是我灵魂的神祇!

诗人欲扬先抑,把失去父爱的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底。

“……爸爸放下爱/自然释放晶莹和美/他在另一些圣人的路上/留下箴言和怀念/爸爸在天上/在地上/在干净的地方”(《爸爸谣》)。在现代诗边缘化的今天,如何使诗歌重回大众的视野?是摆在诗歌创作者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纵观现代诗的发展进程,无论是押韵诗还是无韵诗,或是口语……要想读者认可,就得坚持两个必须:其一,写读者读得懂得诗。其二,写真实意思的诗(而不是读者读后不知所云的诗,更不是下半身裸露的诗。)这两点诗人龚学明做到了,所以新书发行以来好评如潮。著名诗人李少君(《诗刊》主编):“诗集必定因其独特价值产生影响。”;著名诗人胡弦(《扬子江》诗刊主编):“《爸爸谣》是一部有境界的作品。”“独特”无非指向“父爱”成集;“境界”无非集中所选的每一首诗都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这些,只有读者读完了《爸爸谣》才会有最终的发言权,父爱如山诗中寻,拭目以待。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